

旧唐书

第二函
十六册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九十二

李寶臣

子惟岳

惟誠

惟簡

惟簡子元本

王武俊

子士真

士平

士則

王廷湊

子元達

元宗

承元

紹懿

李寶臣范陽城旁奚族也故范陽將張鑠高之假子故姓張名忠

志幼善騎射節度使安祿山選爲射生官天寶中隨祿山入朝玄

宗畱爲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祿山叛忠志遁歸范陽祿山喜錄

爲假子姓安常給事帳中祿山兵將指闕使忠志領驍騎八千人

入太原劫太原尹楊光翹忠志挾光翹出太原萬兵追之不敢近

祿山使董精甲扼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僞署爲恆州刺史九

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忠志懼獻章歸國肅宗因授恆州刺史

及史思明復渡河僞授忠志工部尙書恆州刺史恆趙節度使統
衆三萬守常山及思明敗不受朝義之命乃開上門路以內王師
河朔平定忠志與李懷仙薛嵩田承嗣各舉其地歸國皆賜鐵券
誓以不死因授忠志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尙書恆州刺史實
封二百戶仍舊爲節度使乃以恆州爲成德軍賜姓名曰李寶臣
時寶臣有恆定易趙深冀六州之地後又得滄州步卒五萬馬五
千匹當時勇冠河朔諸帥寶臣以七州自給軍用殷積招集亡命
之徒繕閱兵仗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爲
表裏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初天
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立宗真容擬佛之制及安史之亂賊之
所部悉鎔毀之而恆州獨存由是實封百戶初寶臣正己皆爲承
嗣所易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鞠寶正馬

駢駢觸殺維承嗣怒繫寶正以告寶臣謝爲教不謹緘杖令承嗣以示責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大厯十年寶臣正己更言承嗣之臯請討之代宗欲因其相圖乃從其請時幽州節度畱後朱滔方恭順朝廷詔滔與寶臣及太原之師攻其北正己與滑毫河陽江淮之師攻其南寶臣正己會軍于棗彊椎牛醢酒犒勞將士仍頒優賞寶臣軍賞厚正己軍賞薄旣罷會正己軍中咄咄有辭正己聞懼有變卽時引退由是寶臣朱滔共攻承嗣之滄州連年未下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城將陷寶臣發精卒赴救擊敗之禽子期來獻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于陳畱正己收承嗣之德州以重兵臨其境指期進討承嗣大懼遂求解於寶臣寶臣不許初正己將發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具列境內戶口兵糧之數悉以奉正己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

八十有六形體支離無日月焉已子不令悅亦孱弱不足保其後
業今之所有爲公守耳曷足辱公師旅焉立使者于廷南向拜而
授書又圖正己形焚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眞聖人也正己聞之且
得其歡乃止諸軍莫敢進者承嗣止正己無南軍之虞又知范陽
寶臣故里生長其閒心常欲得之乃勒石爲讖密瘞寶臣境內使
望氣者云此中有玉氣寶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
將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寶臣正己也承嗣又使客諷之曰公與
朱滔共舉取吾滄州設得之當歸國非公所有誠能舍承嗣之臯
請以滄州奉獻可不勞師而致願取范陽以自效公將騎爲前驅
承嗣率步卒從此萬全之勢寶臣喜以爲事合符命遂與承嗣通
謀割州與之寶臣乃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朱滔使
曰吾聞朱滔貌如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

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
滔出軍寶臣密選精卒劫之戒其將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是
時二軍不相虞有變滔與戰於瓦橋滔適衣他服以不識免承嗣
聞與滔交鋒其釁已成乃旋軍使告寶臣曰河內有警急不暇從
公石上識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遷左僕射封隴西郡王
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卽位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寶
臣名位旣高自擅一方專貯異志妖人僞爲識語言寶臣終有天
位寶臣乃爲符瑞及靈芝朱草作朱書符又於深室齋戒築壇上
置金匱玉罍云甘露神酒自出又僞刻玉爲印金填文字告境內
云天降靈瑞非予所求不祈而至將吏無敢言者妖輩慮其詐發
乃曰相公須飲甘露湯卽天神降寶臣然之妖人寘堊湯中飲之
三日而卒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懦諸將不服卽殺大將

辛忠義盧倣定州刺史張南容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沒入自是諸將離心建中二年春卒時年六十四廢朝三日冊贈太保子惟岳惟誠惟簡寶臣卒時惟岳爲行軍司馬三軍推爲畱後仍遣使上表求襲父任朝旨不允魏博節度使田悅上章保薦請賜旄節不許惟岳乃與田悅李正己同謀拒命判官邵真泣諫以爲不可惟岳暗懦初雖聽從終爲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圖議皆姦吏胡震家人王他奴等唯勸拒逆爲事惟岳舅谷從政者有智略爲寶臣所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宗乃出諫惟岳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至不允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捷孰爲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致討必命朱滔爲帥彼嘗切齒今遂復讐可不懼乎又頃者相公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

雖不言心靈無憤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史思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頃年侵擾洛相等州爲官軍所敗及貶永州仰天垂泣賴先相公佐佑保援方獲赦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凶狂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況今之將校罕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爲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令惟誠知畱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大夫順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羣逆爲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惟岳亦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旣而惟岳大將張孝忠以郡歸國朝廷以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仍詔朱滔與孝忠合勢討之惟岳以精甲屯東鹿以抗之田悅遣大將孟佑率兵五千助惟岳建中三年正月朱滔孝忠大破恆州軍於東鹿惟岳燒營而遁惟岳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以郡歸國惟岳乃令牙將衛常

寧率士卒五千兵馬使王武俊率騎軍八百同討日知武俊旣出恆州謂常寧曰武俊盡心於本使大夫信讒頗相猜忌所謂朝不謀夕豈圖生路且趙州用兵捷與不捷武俊不復入恆州矣妻子任從屠滅且以殘生往定州事張尙書去也孰能持頸就戮常寧曰中丞以大夫不可事且有詔書云斬大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大夫拒命已來張尙書以易州歸國得節度使今聞日知已得官爵觀大夫事勢終爲朱滔所滅此際轉禍爲福莫若倒戈入使府誅大夫以取富貴也況大夫暗昧左右誑惑其實易圖事苟不捷歸張尙書非晚武俊然之三年閏正月武俊與常寧自趙州迴戈達明至恆武俊子士眞應於內武俊兵突入府署遣虞任越劫禽惟岳縊歿於戟門外又誅惟岳妻父鄭華及長慶王他奴等二十餘人傳首京師惟誠惟岳異母兄以父蔭爲殿中丞累遷至檢校

戶部員外郎好儒書理道寶臣愛之委以軍事性謙厚以惟岳嫡嗣讓而不受同母妹嫁李正己子納寶臣以其宗姓請惟誠歸本姓又令入仕於鄆州爲李納營田副使歷充淄濟淮四州刺史竟客死東平惟簡寶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旣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關而出赴奉天德宗嘉之用爲禁軍將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山南得元從功臣之號封武安郡王後授左神威大將軍轉天威統軍元和初檢校戶部尙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俄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贈尙書右僕射子元本生於貴族輕薄無行初張茂昭子克禮尙襄陽公主長慶中主縱恣不法常遊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樞渾者俱得幸於主尤愛渾每詣渾家謁渾母行事姑之禮有吏誰何者卽以厚賂啗之渾與元本

皆少年遂相誘掖元本亦得幸於主出入主第張克禮不勝其忿
上表陳聞乃召主幽于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後得減笞六十流
象州樞渾以元本之故亦從輕杖八十長流崖州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訥于父路俱開元中饒樂府都督
李詩率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河襲冠帶有詔褒美從居薊武
俊初號沒諾千年十五能騎射上元中爲史思明恆州刺史李寶
臣裨將寶應元年王師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
衆以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鬪庸可禦乎寶臣遂徹警備
以恆定深趙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寇寶臣除恆定等
州節度使以武俊構謀奏兼御史中丞充本軍先鋒兵馬使大厯
十年田承嗣因薛嵩歿兼有相衛磁邢洺五州承嗣遣將盧子期
寇磁州詔令寶臣與李正己李勉李承昭田神玉朱滔李抱真各

出兵討之諸軍與子期戰于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節生禽子期以獻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承倩將歸止傳舍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寶臣顧左右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潛伺屏閒獨武俊佩刀立于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頑豎乎武俊曰今閣下有功尙爾寇平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京下一匹夫耳可乎寶臣曰爲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養承嗣以爲己資寶臣曰今與承嗣有釁矣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爲父子歟唾閒若傳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譚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寶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爲國屯兵滄州請禽送承嗣以取信許之立選銳士二千皆乘駿馬通夜馳三百里晨至滔營掩其不備滔軍出戰大敗禽類滔者滔故得脫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更相爲援皆武俊

萌之寶臣歿其子惟岳謀襲父位寶臣舊將易州刺史張孝忠以
州順命遂以孝忠代寶臣俾惟岳護喪歸京惟岳不受命建中三
年正月詔朱滔張孝忠合軍討之惟岳與武俊復統萬餘衆戰於
東鹿武俊率三千騎先進爲滔所敗惟岳遁走趙州刺史康日知
遂以州順命惟岳令武俊統兵擊之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孱
微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恃田悅
爲援前歲悅之丁勇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此城乎
復給僞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恆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
惟岳曰大夫舉兵與魏齊同惡今田尙書已喪敗李尙書爲趙州
所開軍士自東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強兵宿境內張尙書已
授定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徵大夫宜亟赴命不爾禍在
漏刻惟岳怖遽睢盱武俊子士真斬惟岳持首而出武俊殺不同

已者十數人遂定傳首上聞授武俊檢校祕書少監兼御史大夫
恆州刺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實封五百戶以康日知爲深趙團
練觀察使時惟岳僞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順命深州刺史楊榮
國降朱滔分兵鎮之朝廷旣以定州屬張孝忠深州屬康日知武
俊怒失趙定二州且名位不滿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誘武俊謀
反斥言朝廷遂連率勁兵救田悅時馬燧李抱真李芄李晟方討
田悅敗悅於洹水後連歲暴兵然悅勢已蹙至是武俊朱滔復振
起之悅勢益張十一月武俊使大將張鍾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敗
之斬首上獻是日武俊僭建國稱趙王以恆州爲眞定府僞命官
秩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分據所部各遣使勸誘蔡州李希烈
同僭位號四年三月希烈旣爲周曾謀潰其腹心或傳希烈已歿
馬燧等四節度軍中間之歡聲震外六月李抱眞使辯客賈林詐

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是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徵其說林曰
天子知大夫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
子不省是後諸軍會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者曰朕
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聞失意尙可謝朕四海主毫芒安可復念
哉武俊曰僕虜將尙知存撫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
今山東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今不憚歸國以
與諸侯盟約虜性直不欲曲在已朝廷能降恩滌盪之僕首倡歸
國不從者於以奉辭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旣行河朔
不五旬可定十月涇原兵犯關上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
抱真將還潞澤田悅說武俊與朱滔襲擊之賈林復說武俊曰今
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一不可圖也且勝而得地則利歸魏
博喪師卽成德大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

俊遂北馬首背田悅約賈林復說武俊曰大夫冀邦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潛心幽險王室強卽籍大夫援之卑卽思有併吞且河朔無冀國唯趙魏燕耳今朱滔稱冀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整臣禮不從卽爲所攻奪此時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尙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遂南修好抱眞西連盟馬燧會興元元年德宗臯已大赦反側二月武俊集三軍削僞國號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至恆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尙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琅邪郡王時朱泚僞冊滔爲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誘迴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洛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據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偏江漢李納尙反於齊田緒未爲用

李晟孤軍壁渭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二三海內蕩析人心失歸賈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同救魏博爲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悅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滔益數萬張孝忠見魏貝已拔必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迴紇長驅至此家族可得免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山西河朔地盡入滔今乘魏貝未下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掇遺耳此計就則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鑾輿反正自公則勲業無二也武俊歡然許之兩軍議定卜日同征五月武俊抱真會軍於鉅鹿東兩軍旣交滔震恐抱真爲方陳武俊用奇兵朱滔傾壘出戰武俊不擐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歿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勝計滔夜奔還幽州武俊班師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許之乃升恆州爲大都督府以武俊爲長史加檢校司徒實